

重訂文選集評



重訂文選集評卷十三

金壇後學于光華惺介編次

男

岑峻如
壘伯吹
校字
域起珍

賈誼過秦論漢書註賈誼書第一

便是C不修仁義

邵曰一氣團結
直至末段一齊
倒捲通出結句
何等神力
方曰秦自孝公
始撥憤修政故
首救起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

天下包舉宇內

春秋握誠圖諸侯未
敢席卷各爭忿妄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

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橫而

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西河魏邑今
山西汾州府

孝公既没惠文

武昭

史記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
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

蒙故業因遺策

即上連
衡之策

南取漢中西

孫曰欲見秦之
強故極言六國
之盛

張曰為涉廣談

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史記無諸侯恐懼會盟而

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韓締交

相與為一結也當此之時齊有孟嘗田趙有平原勝楚有春申歇

魏有信陵無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

士史記無約從離橫國策註文穎曰關東為縱西為橫而康曰南北為縱東西為橫皆以利合為從以威勢相屬曰橫高誘曰連關中謂之縱合關東為之

橫按從橫解義諸說不同據楚策從合楚王橫成秦帝謂以當以孟康之說為長兼一作韓魏燕一有楚趙宋衛中山之

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趙徐尚未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齊明周最周君之子陳軫夏人仕秦召紹滑楚臣史記樓緩魏翟景

詳蘇厲樂毅燕昭王之徒通其意吳起衛孫臏魏帶佗未兒良

王廖田忌廉頗趙趙奢趙之田之倫明制其兵呂氏春秋王廖貴

辭曰每於頓處
著精神全無末
段作地
方曰極寫秦強
文勢至此作一
小束

乃曰四句與起
處序孝公章法
相應

人皆背天下之豪士也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音叩關而攻秦秦人

開關而延敵史記無而字九國之師史記有遂巡字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六國與宋衛中山也秦

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兩雅註鏃以金為箭鏃也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賂一作秦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

血漂櫓音櫓大櫓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人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一無之國家無事更記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

立入始皇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六世自孝公至此襄王也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

而亡諸侯二周見西征賦始皇威二周置三川郡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一作槊以鞭笞天

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言義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按桂林今廣

西桂林柳州平樂梧州潯州南寧等府及鬱林州地象郡今安南國及廣東之廉州雷州等府地百越之君俛首係計頸委命

通秦

下吏乃使豪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

之言以愚黔首更記李斯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者百家諸者請守尉燒之受秦吏名民曰黔首名城殺豪

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銳的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

天下之民更記始皇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然後踐一作華華一作華為城因河為池一作據

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言誰敢問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有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

俗遠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字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

能不及中庸一作人乃言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

方曰以上俱是

不修仁義之實

截截埋根未只

一句結明便已

精神十倍此是

草蛇灰線法

方曰頓筆有于

鈞之力欲轉下

先頓上作文要

訣

孫曰欲見秦之

嚴故極言冰之

微

富史記范蠡之陶為朱公治產積十九年三致千金出散子南頓魯窮士耕則常飢蹠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乃畜牛羊千猪氏之而其息不可計故曰南頓

足行伍之間俛免起阡陌一作堀之中幸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

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揭立天下雲會而響應二無羸糧

方曰以上了却陳涉事與上諸侯固已困矣還為章法

而景影從方言羸擔也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于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僅不銛恬於鉤戟長

鐵切也五適戍之衆非抗於無九國之師也也深謀遠慮行軍用

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

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漢書註招音翹猶舉也

句作一氣下甚
是壯偉
何曰收出過字

然後以六合爲家。敝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孫月峯曰。中間險字奇句。亦儘雜見。錯出乃却。以粗鹵矯健之氣行之。讀者但見其飛沙走石。橫溢不可遏。然而精巧實理俱在內。要之文字廣大精微。皆不可廢。若細處稍疎。卽氣勢宏暢。亦未免單薄而乏力。

孫執升曰。原評云。古文有開口卽提出主意。後乃層折。翻者。逐客書是也。有全篇不點主意。層次敲擊。至末方跌出者。此論是也。前段敘事。妙於用實。實處氣勁。後段議論。妙於用虛。虛處神遠。格律精整。使讀者有一唱三嘆之致。勢如長河巨浪。洶洶崩屋。當其紆折停頓。又若迴風生。紫瀾文事之壯觀也。

何義門曰。自首至尾。光燄動盪。如鯨魚暴鱗於饑日之中。燭天耀海。

都曰亦是對問
一例多人問答
生波其流整為
靖德論一派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非有謂無有也假仕吳之
事明君臣之義以為風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
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王之
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
集吳地率然輕舉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
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
於茲矣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
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蓋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
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
竦意而覽焉漢書竦意覽作聽先生曰於鳥戲可乎哉可乎哉一〇句喝起談何容

提綱

易言談說之道何道輕易乎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弼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佛違也或有悅於目二有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

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

試言寡人將覽焉鑒覽作聽五臣覽下有于直二字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此是悖於目數句意旁深諫於

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

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

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誹非上所行也果紛

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

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更記中篇

生悲廉飛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施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論言輩多力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孫巨亦有節奏有曉致如此

朴在處勝彼浮飾第稍銛鍊便入腴淨境更妙

方巨二句牽上文搭下不忠之言

陰奉瑯琊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

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

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

辭愉愉吁煦煦貌終無益於主上之治治謂作即志士仁人不忍為

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拂同人主之邪下以損

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

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

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子貢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

尚彈琴瑟其曲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

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

論
非有先生
卷五

重言不遺集言

容捐薦去凡危坐而聽捐薦去凡自貶損也薦薦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

主因舉遇不遇兩項人並言之

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

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

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字之陽以見文王心合

三句就臣說以下就君說由能聽納忠言所致

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

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同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

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

說君止此以下又謝臣

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裂地

定封得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

孫曰此處語稍
燕
張曰非尋常策
士語

此下言士貴遇

孫曰此後語

太繁

何曰句句切指

武帝時繼純乎

氣矣此謂正議

直指

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外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上文

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然靜思貌。惟思也。曰嗟

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綿連微也。於是正明

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

蓋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

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者

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

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

畜積有餘。囷囷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

蓋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

重丁文選集平論非有先生

孫曰數語不知
告誰據又稱臣
皇上武帝表邪

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

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重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孫月峯曰西京文大都古淡曼倩此篇亦然第含雅潤耳然
而有遺味矣

陸雨侯曰脫去富強之習開陳仁義之言豈在董子下哉此
以爲俳優而以爲仕隱猶未知先生矣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并序 講德者講漢家之德也四子見篇中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益州刺史王襄傳

風化于眾庶聞褒有後才使作中興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今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誌言王政中知在官者樂其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

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夫

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風俗通洪始手足卒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步幸

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也通避於

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虻終

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

頑鄙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

孫曰雙承便覽
風度勝

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

學曰：何為其然也？晉寧戚商歌以干齊桓。慶越石負芻而寤晏

嬰。晏子春秋：晏子之中車遇越石父，負芻于途，側怪而問之，對曰：吾不免饑寒之苦，為人臣僕，于中車遂解左驂贖之，載而俱歸，至舍不辭而入。石父請絕，晏子問其故，曰：臣聞之士誦于

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力知也。子贖我，吾以了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見客之容，見客之意也。非有積素

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

能蔽其好，嫫母倭嫫。嫫母，倭，媿也。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

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

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五臣作斷。但懸

曼增蒲莖，不能以射。曼，長也。周禮註：結綴于矢謂之增。增，品也。列子：蒲莖子，子蒲。故膺騰

掀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五臣無能字。未若

孫曰：此等偶語為濃，翻不若直節之單語有雅朱

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曰：「珪。」孔子睹其

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

韓詩外傳：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詵。詵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

來其傳道：舍唐諫曰：何不遣使乎？臣請使。於是遂求北犬晨雁齋行，舍唐至再拜獻之。文侯曰：「噫，知吾好北犬，皆晨雁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使。』

方曰：得此一疑。

遂廢太子詵召

生，出下半篇許

中山君以為嗣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

五言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

摠押

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

君之節。趨節止也，趨進也。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

故美玉蘊於砥。武砭。夫凡入視之快。次焉。良工砥之，然後知

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勿為。精鍊金也。巧冶鑄之，然後知

孫曰：只就淺語中微加琢鍊，便自具雅度。